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四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後編(二)

清

徐乾學撰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至五十九

宋紀四十八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夢歲

畫政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今鄜延路城壘兵甲糧草士馬攻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請俟春暖出師賊馬瘦人餓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攜蕃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

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未行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昊賊遠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亦足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

延歲月所以再三執議非不協同乞聖慈裁酌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已未加嘉勅斯賚西河節度使壬申詔太常禮院歲以春分祀高祿遣兩制官攝事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抑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恩信崇厚終始不衰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於爾也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不絕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未黍雲合
甲胄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同堯舜之
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
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厚弔贈之禮聽大王
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
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遂僭位號遣人歸
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
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
欽定四庫全書

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
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一二而陳之傳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
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擬大王
蓋以北朝為比夫北朝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
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乃欲抗北朝之
稱帝乎大王又自謂拓拔舊主之後夫堯舜禹湯固有
後裔復可皆立為帝耶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
卑之後舉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大王建議之初必謂
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
邊地頻年於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願歸大王者矣初望無乃異乎天下太平人人泰然不
習戰鬪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
或勝或負殺傷俱多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
而下各思奮發爭議進兵關中官兵與民兵百五十萬
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
務小功不為大畧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
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請將帥多

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民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
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
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
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
地積累怨魄為妖為釁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外有
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議而
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議未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上

順文字未至不敢聞於朝廷恐沮諸路之兵大王果以
愛民為意言當時之舉徒由衆請以此謝罪天子必當
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
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
之稱於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
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
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闢朝廷每歲必為物用之
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

爵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
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
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
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不須
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
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
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
駕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
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
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
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
悔惟大王擇焉考異李燾曰實錄云元昊後亦有復書
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因於點集則力不
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
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
虜中情狀而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
歸因乞和按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偽也
又未有肘腋數叛事傳序事顛倒今不取所稱十不如

之謠當更
考詳之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

府大臣議用攻策繇涇原鄜延兩路進誅降下出師月
日今范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
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
若兩路協力分擊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
大挫黠虜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却以牽制為名
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冠正墮賊計又賊遣蕃
官古頗等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
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
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兵備若更
有侵掠即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
以軍法從事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矣况新傳
云於是罷出師
今但從實錄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
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韓
琦行邊趣涇州而謀者言元昊謀冠渭州已丑琦亟趣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
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惲為先鋒鈴轄朱觀涇州都監武
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面授福等方
畧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
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親
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
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
端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臨事
進退有誤大舉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
憚引騎趣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懼合軍屯

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
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邇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
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
也悉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猶川行出六
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
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懼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
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懼肅戰死賊分兵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
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办鐵簡
挺身決鬪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
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
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併兵攻觀英等戰既
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
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
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

牧隆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
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授於陣軍士
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
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
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
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
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
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
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英嘆曰
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
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
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
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
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
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

忠辨誣二篇

考異實錄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案尹洙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

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沒凡歷三日也實錄所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今

從尹洙集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深

悼焉丁酉贈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彥武英桑憚訾斌李簡李禹亨列肅劉鈞唐忠耿傅王貴

劉千白興楊王並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三

差賜福全順坊第一區賄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各四十斛 戊戌西賊再寇劉璠堡 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暴得疾帝憂甚集京城知方書者與太醫治之司天言月掩心前星帝慘然垂涕已亥薨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謚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葬事陪葬永定陵納旌節符印於壙中帝自制挽詞葬期以五月且厚為之禮 始朝廷既從攻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

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

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考異仲淹去年十二月末既稱

西路巡檢劉政當屬鄜延此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遷改

詔京東西等九路增募

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 丙午京師雨藥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三

軍崇儀使朱觀為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留任以責後效也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騎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愚以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

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殺之後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兵將不可以愠而致戰若乘盛怒進兵為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是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計之耳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奈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又聞夏竦韓琦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後編

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時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為邊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後編

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是召對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是月詔止郡國舉人勿以邊機為名希求恩澤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為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帝知福果違節

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權

癸未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始韓

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

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

伊里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

聞烏珠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

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志

餘又畧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
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
界周言經畧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
因言於帝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蓋忠於朝
廷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
孫沔又上疏為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甲申以資政
殿學士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
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

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以副之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

劉平石元孫之敗闕輔震恐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

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特

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

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黨項破甘涼遂與漢

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八

志

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勝宗諒數薦之帝召
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遊京
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知無祿
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凡數年益通陰陽
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又精明樂理凡七音十
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帝
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
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

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行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

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已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雖兵連不解神人皆知非陛下本心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處士號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已已下德音降陝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緝錢振撫邊民被鈔畧者

親屬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授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趙黨欽定四庫全書

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土皆嘆服瑪爾珍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絲錦瑪爾珍聽命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文資並許奏蔭子孫弟姪畧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

敷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汚累奏皆與大臣牾又薦田况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甲子汚罷為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出內藏庫緝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乙丑追封皇長子為襄王賜名昉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副使鄭戩並罷庠守本官知揚州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辛

夷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是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帝問夷簡夷簡徐以杜衍之言為是庠遂蒼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為夷簡所賣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以知制誥王譽正參知政事既入謝帝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

用卿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使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壬

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僉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言也己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鄜延六萬八千環

慶五萬涇原七萬秦鳳二萬七千餘分屯州軍縣鎮城寨及疲懦殘傷不任戰鬪外總其可用者僅十萬餘人每賊由一路入寇常多官軍數倍故三至而三勝繇衆寡之勢不侔也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事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其先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穴為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來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阻闊彼若大舉為深入之計須繇此路而原州界明珠滅藏等族其迹多向

背朝廷雖令招撫其應命者皆非首領其所賜物色旋送賊所以作歸投質驗每賊至常出入馬為助兼此路見在熟戶萬餘帳從來驕黠山外之戰觀賊入寇道路會戰之處一如宿計彼之遠來安能知此皆熟戶為之鄉導也四路之中今此路最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原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其次環慶路素為險隘之地慶州東路華池鳳川與賊界金湯白豹相

接兼北路東西谷所距甚近若分頭入寇則何以支梧今所管兵纔二萬仍分在環慶二州二州之兵不能更相為援必須益兵二萬屯二州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也其次秦州絕在西南去賊界差遠彼若深入慮涇原之兵斷其歸路今秦州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正兵不及萬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伏羌等寨以扼東西之來路其次則延州兵馬見摠六萬分置六將上下親附士卒樂用足以捍禦不須益兵今防秋甫近若不蚤為處置一失機便為患不細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寨柵為控扼賊遠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齋致財貨人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

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

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扼其歸路追逐掩殺者

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猶故轍終無可勝之理又鄰路

兵馬會合策應率皆後時顯是逗撓為自全之計請嚴

勅部署司每賊至令鄰路即時策應違者以軍律論又

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

以小故置散地且任福坐違節度致敗尤不可深責主

帥由是忤宰相意并他議多格不行 西北邊皆有蕃

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羌戎種類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顯麟府各有本族職名月俸外歲時賞給有差自元昊反先破金明寨殺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潰乃破塞門安遠寨圍延州蓋其籬落先亡矣於是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

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

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

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獲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

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

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

所獲財畜官勿檢獲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

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象州防禦使入內

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書以授其子崇吉等曰公直忠

孝事國保身而不及私卒贈武康節度使謚僖

恭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聶冠卿知制誥郭稹晉定三館秘閣書籍 丙午知并州楊偕遣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軍器帝閱於崇政殿降詔獎諭擢拯幕職其後言者以為器重大緩急難用云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九

起重光大荒落七月盡
玄賊數月正月凡七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慶曆元年秋七月己酉帝謂輔臣曰鄜延都銓轄張亢與本路部署許懷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九

都部署司戒諭若固為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畧謂將不知兵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又言賊至一處諸路援兵各踰十程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不戰而自敝也又言今言邊事者甚衆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衡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陣軍政一無定制此其最不可者也又言夏竦陳執中皆

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讎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

如以臣言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不報辛亥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時議者或謂西兵未息請罷大禮

帝不許癸丑帝謂輔臣曰古來良將皆能察士卒之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親附切聞邊臣多執獨見偏裨之屬罕蒙聽納其密諭朕意令將佐日夕博議軍政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四十九

庶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命通判同州蔣偕與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始用田況議也壬戌置萬勝軍凡二十指揮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毋得請加上尊號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者多在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内地給閒田以處之奏可亦從田況議也是月元昊寇麟府二州考異東都事畧作八月今從長編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皇第三子生母